

卷一

第一回

對月興杯將軍起舞

登城痛哭提督多情

第二回

規甯郡智士獻奇謀

支危局將軍拚血戰

第三回

劉韻珂附片保伊相

舒屋庵妙策用偷兒

第四回

戰吳淞八忠殉國難

盟白下五口啓通商

第五回

劉巡撫遺書責三帥

怡制台辦案渡台測

卷二

第六回

疆吏含沙冤沉三字獄

金彈脫兔巧約二年期

第七回

徐廣縉坐鎮廣州府

洪秀全倡亂金田村

第八回

莽英雄慷慨題詩

真名士從容破敵

第九回

一曲清歌新承恩澤

三更蕉夢快似登仙

第十回

答燕鞭驚氣凜霜雪

降龍伏虎威比雷霆

卷三

第十一回 惡風潮儒臣遭厄運

申軍法名士進良言

第十二回 長風破浪儒將請纓

烟雨滿江元戎投水

第十三回 陳輝龍殉命城陵磯

彭玉麟大破田家鎮

第十四回 圓明園四春爭殊寵

勤政殿一女進讜言

第十五回 杏花春奉詔宴羣芳

葉相國高談驚四座

卷四

第十六回 廣州城洋人耀武

長春館相國扶鸞

第十七回 長春館仙人遭劫

鎮海樓蘇武狂吟

第十八回 從容定難相國釋俘囚

慷慨陳辭廷臣爭和議

第十九回 四欽差奉令承教

七先生立異標奇

第二十回 科場有弊柏相遭刑

劫數難違園神辭職

清史演義四集卷四

青浦陸士譔著

第十六回

廣州城洋人耀武

長春館相國扶鸞

話說葉名琛還要到校場考試武闈。兩司府縣竭力諫阻。名琛道：「我在這裏也無濟於事。藩台道中堂應派員到英領事衙門問他起衅的緣故。」葉名琛道：「外國人多是不講情理的。我簡直怕與他交涉。說着巡撫官送進手本。說雷州府知府蔣立昂求見。名琛道：「將守來的奏巧。就叫他領事衙門走一遭罷。隨命傳見。一時引入蔣知府。名琛授了他一番話。蔣知府領命自去。不過兩頓飯時光。蔣知府回報覆命。名琛問他事情怎麼了。蔣知府道：「卑府到了那裏。經通事引到裏號。見有兩個洋官。一個認得是領事巴夏里。還有一個。經巴夏里介紹。纔知就是英國水師提督姓西的。卑府就把中堂的話向他們述了一遍。巴領事西提督同聲答道：「這一件事。須要入城面談。傳言誤聽。屢乖二國之好。費神回稟中堂。請他老人家定一個日子。咱們當趨轅面議。卑府跟他辯論。巴領事竟不容卑府開口。向卑府道：「無論如何。非入城面談不可。言盡於此。意盡於此。就煩上覆中堂罷。卑府只得趕回來。看來洋官意思。入城面議四個字。一口咬定。不肯移動的了。名琛道：「洋人不得入城。載在條約。如何可以變動。巴夏里真是無理取鬧了。道叫幕友起

了一個照會。聲明入城禁約。係徐前督與英國公使文翰兩人所手定。循行已久。未便變動。照發了去。杳無影息。到二十九這日。砲火轟天。喊聲震地。洋船桅杆上的砲。海珠砲台上的砲。一齊轟發。那砲彈齊向着總督衙門。宛似飛珠走石。兩司道府提鎮參將。文武各屬吏。着急異常。突火冒烟。來轅求見。巡捕官入報。名琛笑道。他們趕來做什麼。我很鎮定呢。請他們這裏坐罷。一時引入。纔待坐下。忽地一排礮子。破空而來。打在屋瓦上。滴粒粒。煞辣辣。奇聲怪響。驚得衆人目定口呆。聽葉名琛時。依然面不改色。忽一顆流彈。當的飛來。打在几案上。燒成一洞。衆文武走避不迭。葉名琛依舊兀坐不動。藩司江國霖。首道張百揆。力請名琛避居他所。名琛笑道。承蒙厚意。兄弟侍奉家君。住在這裏。安坦的很。家君毫無遷意。兄弟也未便過於勉強。司道見勸他不醒。只得罷了。到三十日午後。洋船發礮。愈益利害。礮彈小者如拳。大者如鵠。絡繹飛來。制台衙門裏的月臺和西花廳。盡都打掉。名琛還不在意。忽報城外火起。名琛道。是民間失火。是洋人縱火。差了三五個人去打聽。約有頓飯時光。差去的人同來。稟稱火在靖海門外。光景是洋人放射火箭。燒起來的名琛步到廊下。仰首瞧時。但見黑烟迷漫天空。如雲如霧。樑柱爆裂之聲。劈劈拍拍。宛如年殘爆竹。催花羯鼓。衆家人瞧見這個聲勢。無不目駭心驚。名琛道。怕什麼。洋人技步此耳。一到天黑。火光愈益明顯。照耀如同白晝。兩司道府。又來懇請。撫院柏貴。也派弁來轅迎請。名琛道。難得諸君厚意。但是兄弟還須請請家君的示。衆人齊道。諒老大人總沒有不答應的。我們跟中堂進去懇請如何。名琛

道。這個可不敢。家君在長春仙館裏靜養。長春仙館是供奉呂李二仙之所。諸君未曾齋戒。進去怕有不便麼。衆人道。既是如此。就請中堂轉稟了罷。名琛應允入內。一時扶了個鬚眉皓白的老者出來。衆人認得就是名琛的老子葉志誥。上前見禮。道明來意。葉志誥道。諸位盛意。可感的很。然而還有一件事。要求諸位原諒。衆人忙問何事。葉志誥道。長春仙館設有乩臺。敬奉的是呂洞賓李太白兩位仙師。江藩台不等說完。忙接口道。老大人請放心。行轅中自然另備精舍。供奉仙師。志誥喜道。這樣城好了。江藩台隨向名琛道。請中堂示。還是這會子就走。還是停會子再走。名琛道。兄弟舉止。關係全城耳目。眷屬行李。人定後可以先行。兄弟自己。復俟明兒再走。衆人齊問何故。名琛道。明兒恰是十月初一。原要到聖廟拈香的。拈過香。就到撫院那裏。只說是會議要事。誰又知道了呢。衆人齊稱妙計。江藩台分付南番兩縣。速催夫役三百名。來轅伺候。兩縣應諾先去。兩司道府。又講了幾句話。方纔辭去。次日。紳商伍崇曜來轅求見。門上回說中堂在撫院那裏。知道他已经遷避定當。伍崇曜沒奈何。折回撫署。投刺請見。巡捕官引入。名琛詢問來意。崇曜道。英國新派了一個姓包的公使來。這包公使有一封書信給中堂。瞧他們行止。似乎很有轉圜的意思。名琛道。書信在那裏。崇曜道。治晚帶在這裏。隨即遞上。名琛拆封瞧時。大致稱說王寅請款。凡領事官有相商事件。得於地方官衙署相見。自粵東禁止入城以來。傳言誤耳。壅閼不通。請仍循江甯舊約。以通中外之好。名琛瞧畢。搖頭道。入城之心。終不肯死。說去說來。總是這一句話。誰耐煩理他呢。

崇曜見名琛固執，也不敢再說什麼，告辭退出。這日，柏撫院辦了菜，特請名琛父子午飯，坐好席，纔待舉箸。礮聲大震，軍弁飛報：洋兵攻城，城牆崩掉二丈有餘。洋將率兵衝殺進來了。名琛道：咱們儘吸咱們的飯。撫院勉強陪着，心慌手亂，焦急得什麼相似。忽報軍中副將凌煥督衆抵禦，被洋人一槍擊斃。官兵大潰。大捕團勇趕來援救，只殺掉洋兵數十名，因為沒有火器，依舊敗了回來。現在洋兵已到制台衙門去了。撫院向名琛道：中堂洪福，要是遲遷一天，可就壞了事。道言未了，警報又至。靖海五仙二門齊都起火。百姓出來救火，都被洋兵擊斃。撫院此時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葉中堂依然沒事人似的，笑向他老子道：君子居夷俟命，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怕也沒中用。志談道：吾家數世爲民，我也深信總不會有什麼的。忽報團練紳士求見。名琛道：驅除洋人都在這幾個紳士身上，立即吐哺出見。衆紳士義憤千雲，詞意之間，很有敵愾同仇神氣。名琛大言道：洋人敗陣，志在進城，現在藉端滋事，鬧到這麼田地。本部堂援引前約，反覆開導，無奈洋人冥頑不靈，始終開導不醒。但是本部堂定必堅執前盟，不能曲從其請。你們不必驚疑，宜一心堵守，同仇敵愾。洋人見我們官民一氣，上下一心，自然也不敢再爭了。衆紳士見名琛如此獎勵，自然萬分踴躍。紳士去後，名琛笑向撫院道：廣東人真好，看來洋人依舊要被他們驅掉呢。話休絮繁，從這日起，洋兵天天開炮轟城。事領巴夏里却天天約了本地紳士，辦論款事。幾位紳士如伍崇曜、梁綸、楊景蘭、潘世榮、俞文照、黃樂之等，忙得什麼似的。這日，巴夏里又興起一個主意，向衆紳士道：兵連

禍結終非地方之福。我們執定要進城。中堂執定不能進城。事又難於轉圜。現在我有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只要中堂俯鑒微忱。答應了。就免得再動干戈。兩國依然交好。衆紳士大喜。忙問辦法。巴夏里道。辦則容易的很。只消議一個相見禮節。再在城外斟酌一個會議的公所。就請中堂到公所來會議一切。如此辦理。兩面都有了面子。都不傷感情。衆位聽可行不可行。衆紳士道。我們聽是很好。但不知葉中堂意見若何。黃樂之道。葉中堂風掬的很。還是先與江方伯商量商量。就是中堂面前。江方伯說起來。比了我們。總要好一點。衆紳士聽說有理。於是徑抵藩署。投刺入見。道明來意。江國霖喜道。似這麼通融。中堂定能俯允。衆紳士道。可否費方伯神。中堂跟前吹噓一二。江國霖道。幫助幾句話。原是有無不可的。只是話總要你們自己去講。伍崇曜道。這個自然。當下江藩台與衆紳士。乘了轎。齊投撫院來見葉名琛。名琛一見面。就問衆位又來做什麼。伍崇曜道。洋人震懾中堂威德。不敢再衣入城了。名琛聞言。得意的很。笑向衆人道。我早料洋人是沒中用。你們總不信。現在如何。你們一竟說洋人利害。我告訴你們。洋人在這裏的。不過千命左右。凭他怎樣。一百個服侍一個。也總可以了。咱們這裏幾十萬人還有呢。外國的洋人。沒有翅膀子。不見得就會飛來。這會子他們知難而退。可見就應了我這句話了。說着。狂笑不已。伍崇曜慢慢的道。回中堂話。洋人還有要求呢。名琛道。要求什麼呢。崇曜道。巴夏里請在城外設一個公所。斟酌一個相見禮節。就請中堂出城會議。名琛道。定要見我做什麼。我可不上他們的當。江國霖道。照司裏看來。

這一舉與盟約政體。兩無妨碍。巴魯只不過要謁見中堂一面。中堂何妨曲體洋情。答應了。免掉多少是非口舌。名琛道。洋情詭譎。到今日還有什麼可信的。如果許他相見。遭了耻辱。我一個兒原沒什麼要緊。後來的事情。怕更不容易收拾呢。江國霖見他這麼說了。不便接口。衆紳士也各默默無言。坐了一回。各自散去。名琛笑向左右道。洋人詭計最多。這樣不來。就換那樣來。我執定主意。不去睬他。看他怎樣。道言未了。忽聽山崗地陷似的怪响。連續不已。震得房屋翁翁欲動。一霎間報了四五處火起。這日。洋人大礮分五路攻打。礮聲颺發。彈焰星攢。礮彈有重到八十多斤的。礮線所經。市廛房屋。不摧燬。就延燒。火光燭天。哭聲震地。直到天黑。方隨停止轟擊。到了十一月。礮火晝夜轟發。彈藥所至。立就焚燒。府縣官但令居民去掉蓬廠等引火之物。多蓄水漿而已。到十八這一夜。西關外忽地大火。風猛火烈。熊熊燄燄。直燒了一夜一日。亞美利加法蘭西英吉利各國的商民房屋。盡變成一堆焦土。洋人疑是附近居民放的火。遂把西濠沿河居民舖屋數千家。也放了一把火。燄光完結。說也奇怪。洋兵自從西關外洋房燒掉之後。退屯海珠礮台。不復開礮轟城了。到二十六日。洋兵忽又退向大黃滯車礮台去。在內河的洋船。也都退向大黃滯去。（滯音叫。水邊車輪聲也。粵之俗字。）軍探報入省城。名琛喜道。我早知洋人沒中用。果然退了去也。倘報武昌漢陽。都被湘軍克復。九江也已合圍。胡林翼經營武漢。曾國藩整帥南昌。官軍聲勢重又盛旺起來了。名琛道。長毛一平。就把平長毛的兵。調來辦理紅毛人。就容易了。隨命府縣修理督署。

即日還回辦事。時光迅速。轉瞬又屆新年。葉名琛高興異常。辦了幾席酒。來請將軍都統巡撫南司提鎮道府各文武官員。來轅公轡。將軍穆克德納道閱邸報。懿妃那拉氏。晉封爲懿貴妃了。名琛道。宮闈封拜。不與政務相關。提起他做什麼。穆將軍道。葉赫那拉氏。是本朝的世讎。所以歷朝妃后。從沒有姓那拉的。現在懿貴妃恰是那拉氏。奇怪不奇怪。名琛道。太祖高皇后。不是姓那拉的麼。穆將軍道。彼時葉赫國還沒有滅掉呢。貴撫台道。君上的事情。不是臣下所能談論的。去年秋冬兩季。洋人那麼洶湧。省城那麼危急。再想不到霧解冰銷。依舊過着太平歲月。名琛笑道。諸位自己着忙是了。兄弟早知道不要緊的。兄弟彼時叩問呂祖。呂祖飛批示兆。說洋人不久自會退去。已而果然。江國霖道。司裏看來。洋人未見得就此罷手呢。西關外洋行燒掉之後。英人不勝其憤。馳回本國。哭訴國主。該國君主。已下議上下兩院。上院裏大臣。大半主張稱兵。下院裏紳士。不肯答應。英相巴米頓。爲了此事。求請解職。還不知如何結局呢。名琛道。老哥知道的恁地詳細。江國霖道。司裏定有一分澳門月報。外洋事情。紀載的倒還詳實。名琛道。英人哭訴國主。意欲何爲。江國霖道。無非欲稱兵滋擾罷了。名琛道。該國君主。下議兩院。想來還在依違兩可之間。江國霖道。英國制度。原跟咱們不同。大小政治。總要兩院合議了。然後好行。上院都是大臣。下院都是紳士。這也是循例的舉動。名琛道。循例不循例。我也不管。總之。無論如何。總不過是黔驢之技。酒闌人散。各自回家。一席清談。都已置諸九霄雲外。名琛限着老子。依舊在長春仙館。參拜呂李二仙。虔誦覺世

真經。落花無語。芳草有情。杜宇催春。布穀迎夏。一瞬眼已是五月初旬。一片承平雅頌聲。驟雨榆林。血飛肉薄。早已視如隔世。不意到初十這一天。警報傳來。說瓊州鎮總兵黃開廣率領師船紅丹船一百餘號。在三山地方。與洋船開仗。打了個大敗仗。洋船直追到佛山鎮。忽又退去。又報大黃潛的洋船也退了去。不知何意。名琛道來也。不足爲奇。去也。不足稱怪。不必理他。一任他如標間春燕。自去自來是了。自從這一回之後。連接幾個風報。稱說洋船大至。洋人勢將大舉。名琛笑道。謠言罷了。定不會有的事。衆人將信將疑。這一年。各處事情。波譎雲詭。奇異如鬼。紛亂如麻。曾國藩丁了憂。湘軍少了個大將。怡良因病開缺。何桂清署理兩江總督。江南又多了個庸臣。雲貴地方。回民肆擾。總督恆春。堵截計窮。在署自縊而亡。長毛會長陳玉成。屢擾湖北。袁甲三攻破鄧王姚三圩。生擒捻首李寅等。湘軍克復湖口。彭澤兩縣。張國棟克復鎮江。德興阿克復瓜州。偏是廣東。倒又平安無事。於是文武官吏。沒一個不佩服名琛的先見。不意到了十月初一。急有一個自稱通事的吳全。求見葉中堂。稱有要事告稟。名琛傳他進內。問有什麼事。吳全道。英國卑大人。叫小的拜上中堂。明日。卑大人親駕火輪船。駛入省河投送照會。請中堂派官到那裏接取。名琛道。又投照會做什麼。說我知道了。次日。名琛派南海縣縣丞許文深。前往接受照會。原來英國議院主張和平。內閣主張武力。相持不下。內閣大臣巴米頓。至請解職。調和派進計。請先派公使到中國。重定盟約。如不得請。再行用兵。也不遲。英君主深然其計。特簡二等伯爵額羅金到廣東議款。一面調派

火輪兵船。分泊澳門香港。以俟進止。又遣人告法蘭西。約以連兵合從。法人倒也聽命。所以重有照會的事情。却說名琛派了許文深去。就換上公服。到長春仙館。在二仙像前。焚上一爐香。虔虔誠誠。叩了四個頭。默禱一回。督也靈驗。仙仙大勳。霎時間判出四句仙語。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見寫的是。

十五日。聽消息。事已定。毋着急。

名琛喜道。我久知英人膽怯。不敢過甚。仙人有靈。過了十五日。定沒有大事了。忽報許文深求見。名琛道。叫他簽押房等着罷。送過亂仙。卸去公服。又坐下喝過一杯茶。纔慢慢踱向簽押房來。家人打起軟簾。名琛走入。許文深搶步請安。呈上英人照會。回道。卑職乘船到省。河雞鳴渚地方。果見兩隻火輪船。高扯白旗。飛駛而來。一隻是英吉利船。一隻却是法蘭西船。停輪相見。送過照會。果然就送去的。名琛點點頭。隨拆開照會。見上面署銜大英國欽差全權公使二等伯爵額羅金。詫道。怎麼英國巴巴的派全權公使來。隨又瞧下去。見要求的共有三樁事情。一是入城見面。一是索取省河南岸之地。一是責備焚燬之洋房貨財及通商事情。語氣異常狂悖。名琛怒道。英人太瞧人不起。你去回覆他。說我。除了通商一事外。概不能從。那種不講理的人。我也沒那麼大工夫。跟他們行文照會。他們要是聽了最好。要是不聽。隨他是了。許文深不敢說什麼。諾諾連聲而去。次日黎明。英法兩國兵船。連檣並檣。駛入省河來。汽笛鳴鳴。機聲軋軋。那股聲勢。宛似山鳴谷應。虎嘯龍吟。唬得近河百姓。紛然驚竄。兵船一到南岸。下旋停輪。洋兵整隊。

登岸。驅逐居民。奪佔屋宇。實行起照會中第二條款子來。閩城官紳。都有憂色。便齊到督署求見。懇請設法抵拒。欲知葉名琛有何神謀秘計。可以濟變匡時。且俟下回書中。再行詳敘。

第十七回

長春館仙人遭劫

鎮海樓武狂吟

話說閩城官紳。到督轅求見。巡捕官接了帖子去。半日不見出來。衆人在官廳裏。到個不耐煩。藩等台江國霖發話道。時勢危急。到這個樣子。還裝這麼的架子。話猶未了。就見巡捕官笑容可掬的出來。向衆官紳道。中堂請衆位大人。西花廳相見。隨即執帖引導。衆官紳魚貫跟隨。走入西花廳。還沒有坐下。就聽得一陣靴子響。到差的打起軟簾。名琛進來。衆官紳見過禮。有一紳士。猝然道。大禍到了。中堂知道麼。名琛瞧時。發話的是在籍布政司黃樂之。隨笑答道。到沒有知道。甚麼事呢。衆人隨把洋船闖入省河。登岸奪屋的事。說了一遍。名琛笑道。我然甚麼。諸位巴巴的請過來。原來就不過爲這點子小事。驚惶到這個樣子。我看很是犯不着。藩台江國霖。臬台周起濱。齊聲道。洋兵聲勢洶湧。戰禍即在目前。懇請中堂速行設法抵禦。名琛冷笑道。諸位膽子未免太小。我有沒那麼大功夫。跟他們玩。外國人有甚能爲。無非虛張聲勢。唬人罷了。我可不上他的當。衆人面面相覷。意思之間。很是不信。名琛道。你們不信我的話麼。那也不能怪你們。因爲我從沒有談起過。洋人那裏。我派有一個細作在那裏。此人姓張。名叫同雲。伶俐精細。很是靠的住。洋人一舉一動。他知道了。立刻就報信給我。現在洋人外面虛張聲勢。內裏窮蹙的很。所以

我說不要緊。江國霖道。中堂明見。原是萬萬不會有錯誤。但是小民無知。瞧見洋人這麼聲勢。未免驚惶。錯亂。司裏下見。就是明知無事。防務上似乎不能過於大意。名琛道。不必不必。衆人幫着江國霖。再三攛。聞名琛不熱發起火來。聽然道。你們不信我話。就你們去幹。誰增兵。誰給餉。我可不管你們的事。藩臬兩司齊聲道。中堂何必這麼着急。我們也無非意大局起見。究竟中堂是上司。我們是下屬。恁是如何。我們總不敢與中堂鬧意見。中堂說不必設防。自海總不會錯的名琛道。你們不信。瞧着是了。一過十五日。包你沒有事。衆人無奈。只得告辭而出。到十一這夜。四更。軍探密報。洋人布置戰位。已定即日攻城。名琛毫不在意。依舊誦經談道。次日。許文深入見。稟稱省紳意思。現在兩軍相持。似宜遣派紳商。赴船審探。特叫卑職進來。請中堂的示。名琛聽了。大大不自在。隨問誰出得主意。許文深道。是伍崇曜說的名琛冷笑。道。好紳士。竟要幹私通外國的勾當。隨向當差的道。傳糧道王大人。快快進見。當差的答應一聲。飛跑而去。霎時巡捕官送進糧道王增謙手本。名琛道。傳見我。王增謙見過禮。見名琛氣色不好。垂手侍立。不敢詢問。只見名琛道。怪不得洋人要滋擾。咱們麻袋兒裝鐵釘裏戳出。本城官紳。先要到洋船上去送好消息。事情還好辦麼。王增謙不敢接嘴。名琛隨向增謙道。煩你老哥。替我去傳諭官紳士庶。誰到洋船上。就把誰按照軍法辦。增謙應了一聲。自去傳令。此令一下。圍城官紳。誰不凜遵。恐後到午飯時光。英法兩國送來一封照會。外面列有五位官銜。是總督巡撫將軍左右兩都統。拆開瞧時。並無別語。只稱十三日。

本軍開礮攻城。官紳軍民人等。火速遷避九十里外。本軍此番。定把廣州城子。打爲灰燼。爾官紳軍民。切勿自誤。言無數語。截鐵斬釘。很是利害。柏撫台。曉極。乘轎到督轅拜會。接談之下。名琛依舊沒事人似的。柏貴道。洋人照會。中堂沒有接到麼。名琛道。虛言恫唬。怕什麼的。柏貴道。不似虛言麼。細作報來。說城外。僞示貼徧了。稱言一過十二個時辰。即行開礮。囑咐百姓遷避。名琛道。不必理他。我知道洋人沒有這麼能耐。柏貴道。還有一個很確的消息。聞得英法兩國。跟四國立了四十萬金的決賭。言明二十四個時辰。內。不打破廣州城。無顏再至中國。倘然如限進城。各國應出犒軍費四十萬。名琛聽了。只是好笑。柏貴道。中堂不記得去年麼。兄弟陞見出都。在路得了洋人滋擾的信。晝夜兼程。趕到省。已是九月底邊。瞧見事情鬧得。不堪收拾。那日朝晨。中堂遷到敵衙。正午洋兵。就入貴署搜索。這麼險的事。如何還說他是虛言恫喝。名琛道。你我都是凡人。呂仙總不會錯的。亂台降諭。說過了十五。就沒事。今兒已是十二。說到這裏。便搶指算道。十三十四十五。再過三天。就沒有事了。柏撫台沒法。告辭退出。廣州官民。這一夜總還算是太平歲月。一到十三是不好了。黎明時光。砲聲驟發。震天撼地。宛如百萬雷霆。同時發作。烟霞四塞。火焰衝霄。砲子所經。牆摧壁倒。大廈高房。頓時灰燼。砲彈却也作怪。好似生有眼珠子似的。顆顆只向制台衙門打來。一時之間。早起了三五處火。長春仙館。也在劫數裏頭。焰騰騰不可向邇。名琛到這時候。也曾發急。搶了呂李二仙神像。倉皇奔出。烟霧迷漫。也辨不出東西南北。衙門四面。都着了火。正在走頭無路。忽

見一人冒烟突火進來。一見名琛，就道：「中堂別慌。西北角沒有火。標下背你出去。」名琛道：「你是誰？」那人道：「標下是本署武巡捕官，把總藍璜。名琛道：「好好，你就背我出去罷。」藍璜低下身子，把名琛背上，放開脚步，向後飛奔。陡聞一聲霹靂，上房裏冒起火來。劈劈拍拍，樑柱爆裂之聲，震心驚耳。原來又中一人，一個開花炮彈，虧得藍璜兩腳飛快，離署早有三五十家門面，真是貧不擇妻，慌不擇路。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奔了半天，似覺砲聲漸遠。見面首一所高大房屋，名琛就問：「這是什麼所在？」藍璜回是粵華書院。名琛道：「就這兒躲一躲罷。」走入書院，喘息未定。驚報又來，說洋兵登岸撲城。雙門拱北樓已着了火也。名琛跌足道：「可惜，可惜。」拱北樓上藏有官書版片及銅漏一具。這銅漏還是元朝的東西呢。忽見家丁許慶胡順倉皇奔至。名琛問外面怎麼了。許慶道：「千總鄧安邦率領東勇千名，正跟洋兵血戰呢。說着時，南海縣華廷傑、番禺縣李福泰相繼都到，接着府道兩司也來慰問。忽報鄧安邦大敗，東固砲台已被洋人奪去。名琛道：「怎麼咱們的將官都是沒中用的？」江藩台道：「鄧安邦打仗，倒出力的很。洋兵被他殺掉的，不少。很不少。實因孤軍無援，纔敗下來的。」名琛無語。此時軍報絡繹，十多名探子飛馬走報，往來不絕。一時報稱洋兵在東固砲台上，移炮向城，連環轟放。百姓逃奔無路，鬧得鼎沸一般。一會子報稱洋將卑大人督率兵隊攻撲北門砲台，被都統來存用八千斤大砲轟了三砲，洋兵死掉三百多名。卑大人也被擊死。名琛大驚，忽見兩名探子倉皇奔入，報稱大事不好。洋兵已經進了小北門，觀音山頂插有紅旗三面。

名琛怒道。誰放他進來的。混帳混帳。衆人見了。都不禁好笑。名琛命一個戈什哈。拿了令箭。到新城外。勸集潮勇。攻奪觀音山。要是一鼓克復。立卽賞銀萬兩。戈什哈傳令去後。不過頓飯時光。警報又至。報稱潮勇違調入城。洋兵已在蓮塘左近。潮勇奮勇迎敵。洋兵並不接仗。退到上山。把土礮台上的礮。移了向內。復用大炮。阻住山徑。潮勇仰攻。大吃其虧。大勢瓦解。名琛到此。除了攢眉頓足。也沒有別的法子了。一宵易過。又到明朝。這日。洋人已在城上駕起飛橋。往來瞭望。守禦得十分完固。柏巡撫見事不妙。忙檄紳商伍崇曜。梁綸樞與洋人議和。往返辯論。茫無要領。到了十五。將軍穆克德訥。傳令存西北城上。插起白旗。大開西門。任令居民遷徙。將軍巡撫。又會銜出示。曉諭軍民。極言議和安民之事。告示上沒有總督官銜。知道洋人十分惱恨總督呢。名琛聞知紳商往返議和。忙差人傳話伍紳。議和也好。只是無論如何。洋人斷不許他進城。柏撫台搖頭道。此老真倔強。到這會子還不肯心回意轉。我真佩服他。伍崇曜道。葉中堂真不曉事。一味的好道。扶乩請仙。忙得要不得。其實國家大事。仙人是不管的。我們苦得這個樣子。他老人家倒還要講那種話。卽如今兒朝晨。治晚上觀音山。洋兵說公使在船上。趕到船上。公使又不肯見。見了威妥瑪巴亞里。往返辯論。跑到個筋疲力盡。講到個舌敝唇焦。依舊不得要領。柏撫台道。別的都不要緊。現在洋人索交總都。倒是件難事。堂堂制府。關係着國家體面。你看是不是。伍崇曜道。誰洋人意思。怕還要派兵搜捕呢。柏撫台道。還是叫他到別處去避避風頭。伍崇曜道。葉中堂的脾氣。怕未見得勸得轉。

柏撫台道。也只好聽他的運氣罷了。我們總盡我們的心。到了十八這日。府縣人見名琛。請他移居。名琛應允。遷入左都統署。府縣都道。左都統衙門。同在一城。還是遷到僻遠點子地方去的好。名琛道。不要緊。過了廿五日。總沒有事情了。府縣回稟柏撫台。柏撫台也只有搖頭嘆息而已。到了廿一日。洋兵闖入藩台衙門。把藩庫銀子。搬了個光。共計二十餘萬兩。又到南海縣衙門。打開監獄。放出犯人。隨叫他們分隊引路。找尋葉名琛。先入將軍衙門。劫了將軍穆克德納。同往見巡撫。柏貴出見。也被洋兵劫了。同上觀音山。遇着巡捕張樹蕃。一并劫了。又到左都統衙門。都統慶齡。臥病在床。四個洋兵。強把他昇出。葉名琛躲在芭蕉樹下。總算沒有被他們搜着。兩個家丁。暗暗慶幸。許慶道。慶大人被洋人搜了去。咱們老爺。幸喜他們沒有知道。不然。也糟了。胡順道。洋人都是壞東西。回來搜也說不定呢。許慶道。我們還是勸老爺躲別地方去罷。於是兩家丁同到書房勸名琛。名琛笑道。我有呂李二仙默佑。怕他們怎的。話猶未了。忽聞門外一陣皮靴聲響。胡順道。不好了。洋人來了。名琛忙着躲避。門簾掀處。十來個碧眼紫髯的洋兵。擁槍直入。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宛似佛殿金剛。道家天將。早有漢奸上前。把名琛攙住。笑道。葉中堂。洋大人特來迎接你。請你老人家觀音山去盤桓幾天。說畢。押着就要走。名琛道。我是大清相國。體制可不能失的。漢奸回過洋人。洋人應允。於是依舊用綠呢大轎。把名琛抬請上山。當夜就送到兵船上。武巡捕藍家丁許慶胡順倒都義重如山。跟隨不去。洋人挾了名琛。展輪鼓浪。把兵船直泊向白鵝潭地方去。這裏紳